

多爾袞入關始末

李 光 濤

當多爾袞未入關之前，即流賊李自成未直至都下的前期，據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二本集刊所載『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一文，清人之破壞明朝本來是不擇手段的，因而才將一個明朝的局面弄成了一個『清人爲流賊造時勢』的局面。當此之時，而清人所常常望洋興歎的『他家天下二百年，他家疆域橫亘萬里，他家財賦不可計數』轉眼便將都是流賊的了。於是多爾袞又在那裏心慌了，以爲如此，於彼亦不利，因爲他們汗馬三十年，破壞中國無虛日，爲的是甚麼？所以多爾袞除一面於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遣使致書李自成約以『併取中原，富貴共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十九葉，簡稱甲編乙編丙編）等情外，一面則又盡抄遼民數十萬，無論七十老翁和十歲小兒都須從軍，牧馬關下，將欲遂其『虜因寇釁而蹈瑕』的那一套，希圖與流賊合勢併力以亡明朝，庶幾使流賊不至於獨享漁人之利。據此，可見崇禎十七年，即無李自成之陷都，而明朝之『甲申虜變』亦必有之。及崇禎帝自殺，於是『流賊又爲清人造時勢，』因之清更乘機而遂堂堂正正的長驅入關以覆明室了。茲將多爾袞入關始末，分爲四段敘之於後：（一）李自成之陷都（二）吳三桂之乞師（三）山海關戰役的真相（四）李自成之敗亡。

一、李自成之陷都

李自成之攻陷燕都，其攻陷的情節，並非『流賊果強』勢不可敵，總因當時明朝處處失人心，以致舉朝昏昏而爲流賊所乘罷了。即如崇禎十六年二月當楚豫盡陷之日，其時一般憂時之士，便以『流賊如野燒，隨處可發』爲慮，無如朝廷不爲意，於是賊勢又延及陝西。陝西之陷沒，據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兵部題「山西巡撫蔡塘報」稿云：

賊（李自成）于本月（十月）十一日攻開陝西，將秦王逐去，安在司（布政司）內，

日給銀兩以爲度用。秦府闖賊住座，改爲理政府……十六日考在省秀才，十八

日考各州縣秀才。

自此之後，各地守軍，不是逃走無影，便是賞印迎降；如崇禎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兵部行「御前發下宣大總督王繼謨題」稿云：

據岢嵐兵備道聶明楷報稱：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據西路管糧同知艾泰徵塘報：本月十三日申時據塘報快手溫存善等報稱：西賊自黃甫川起身，至河邊用□墊路，撥馬已過唐家會，至河保營，其餘大賊陸續行走。

又云：

河會汪守備逃走無影，等情……河曲縣梁快頭等已賞印遠迎矣。各營防兵聞警，盡數潰散矣。

又云：

看得逆賊自攻陷榆林，人心驚惶，到處□迎，兼以僞牌訛言，姦計鼓惑，人情洶洶，全無固志。……賊……若傾巢而來，誰爲堵禦，兵不成兵，稍爲責備，卽思鼓譟，月餉屢催不至。

又云：

賊假仁假義，惑亂人心，所在迎順，兼以將悍兵驕，□不應手，深爲可慮。

當此之時，不但人無固志，卽塘報賊情亦多不確，如懷陵流寇始終錄（簡稱懷錄）十六年十二月庚辰條：

闖賊自沙窩渡黃河，至山西，時朝無確報，以爲叛兵相率。自安新進土程源言于給事光時亨庶吉士李長祥劉廷琮楊廷鑑，請與閣輔言，晉地大壞，如此泄泄，恐賊臨城下，亦不知也。皆不以爲然。

此十二月庚辰，卽十二月二十日，賊渡黃河，卽賊陷山西平陽府之事，平陽既陷，因『朝無確報，』厥後歷時月餘之久，閣臣李建泰猶面奏明帝曰：『臣家在平陽，願以家財佐軍。』時明帝亦全無主意，卽因建泰之請，命往山西視師，如懷錄十七年正月乙卯條：

上召閣臣問曰：賊強兵弱，餉又罄盡，何策得全。李建泰奏曰：臣家在平陽，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請提兵急行。上大喜，慰勞再三，告廟，

丙辰，御正陽門宴餞。臨行，上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目送良久。敕曰：卿代朕親征，鼓勵忠勇，選授雄傑，其怯將貪吏，以尙方劍從事，行間一切事宜，俱不中制，早蕩妖氛，銘功鐘鼎。……行至涿州，夜，逃者甚衆，逡巡不進，日行三十里。

又小注云：

遼東孫德新云：建泰實奉密旨，封闖爲秦王，求罷兵也。

又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兵部題：

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四日，本部奉內閣口傳聖諭，輔臣李建泰前往山西視師，所有應用兵馬錢糧，令臣部酌議。……該臣等議得闖賊肆虐，十有餘年，今且陷我三秦，漸及三晉，罪焰滔天，莫可窮極。賴皇上神武，赫然震怒，特遣輔臣，以彰九伐之靈，用褫丕魔之魄。而輔臣李，文武爲憲，忠貞自矢，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掃蕩澄清，以襄中興之烈，于斯見之。但臣察從來閣臣專征，必用兵數萬，餉數十萬，調發騷然，需以時日，今賊勢燃眉，有萬萬不能待者，而此時兵馬單虛之象，錢糧匱乏之實，欲按舊額而求，亦有萬萬不能者。

又云：

但密勿大臣，統數千師以肩一將之任，無論旌旄不揚，有褻國威，而狡寇奸民，反有以窺國家之虛實。

李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俱絀，所携又僅寥寥數千人（明史作五百人），甫出都，山西已盡陷，建泰逗遛不敢進，不僅『有褻國威』而已，嗣更投降於李自成，使『狡寇奸民，反有以窺國家之虛實。』此所謂『國家之虛實，』姑舉宣鎮爲例，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府巡撫朱之馮題：

宣軍久饑，先猶月有逃者，近則日有逃者，每至點察，有深藏而願開除者，有涕泣而願汰革者，甚至該弁亦多求斥，鎮城守軍，而亦召之不來者。

像這些情形，在當時乃是普遍之事，殘餘檔案內見之很多，也毋煩多舉，總而言之，『一鎮如此，各鎮可知，各鎮如此，天下可知。』即間有一二嬰城固守者，大概又由於調援無兵，所以結果不免人馬城池同歸於盡。例如闖賊入山西，所經各郡邑，差不多都是人無固志，隨到隨破，惟『欽差鎮守山西等處地方，兼提督代州三關總兵官，

多爾袞入關始末

太子少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周遇吉』初則拒賊於代州，殺賊數萬，繼又與賊戰于寧武關，遇吉嘗告急於大同，巡撫衛景瑗遣總兵姜瓖往援，瓖不行。於是遇吉只有以孤軍獨與闖賊戰，卒因衆寡不敵致沒於陣。據懷錄十七年二月條：

是月……闖賊自太原以兵向寧武關，副將周遇吉設伏邀擊，賊怒，督戰益進，遇吉不能拒，與寧武道王胤懋嬰城自守。賊攻之急，遇吉免胄大呼，自墜城下曰：『周總兵在此。賊縛遇吉至演武堂殺之。三月己丑朔，城破，衛（疑誤）胤懋死之。遇吉妻劉氏率婢僕，持仗列陣廳事前，積薪□後，燭火以待，射殺數十賊，矢盡，皆投火中死，城被屠。賊自謂從襄陽至太原，無如是人。

又俞曲園薈叢編引王原居業堂集記周將軍殺賊事有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寧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

按，周遇吉之善戰，不但賊畏之，即如當初的清人，也是一樣的怕得很，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七，崇禎十五年清人入犯之役，遇吉嘗以兵五百騎邀擊清人於楊柳青地方，自辰鏖戰及酉，殺死清人無數，及甲申清人入關後，猶常常舉此以告人，謂：『往來數千里，惟見此一戰。』所以甲申以前，清人每每入犯，總不能得志於中原，總只是搶掠而歸，其故即在於最怕此等兵，不可不注意。據此，可見明季疆場之事，如周將軍者多用於疆場，則內靖羣賊，外却建州，也並非難事。可惜好漢不常有，而逆弁逆閹又常多，例如大同宣府之相繼陷沒，即陷於此輩之手。明史列傳一五一衛景瑗傳：

（崇禎）十五年春……巡撫大同……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姜瓖扼之河上，瓖潛遣使納款而還，景瑗不知其變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插血守。瓖出告人曰：『衛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景瑗僕。……三月朔，賊抵城下，瓖即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也，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歎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代王傅燾，及其宗室殆盡。

又朱一馮傳：

十六年正月……巡撫宣府……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懸賞格，勵將士，而人心已散，監視官杜勛且與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款矣。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勛，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即通賊，何面目見帝。勛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勛蟒袍鳴鑼，郊迎三十里之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焚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訛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則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自縊而死。

防賊之策，莫如守城，守城之具，莫如大礮，茲有城而不守，有礮而不放，逆弁逆閹所爲，真是別有心肝。然如後來逆弁姜瓖降清之後，因爲不能遂其封王的欲望，於順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又以大同抗清人，當時竟以善守聞。清人攻之九月而不下，中間多爾袞且親征兩次，終不能如之何（多爾袞攻城之無能，由此役可以看得最清楚，而清人的兵力果強與否？也就不難由此加以估計了），六年八月乙卯，還是大同城內發生內變，開門獻城，大同之役才告結束的。據此，可見大同一城，實易守難攻，使逆弁姜瓖當初亦以此禦賊，何賊不摧，無如可守而不守，可戰而不戰，其時情形，真匪夷所思。總之，『地利不如人和，』人心既去，雖有金城湯池之險，亦爲無用之物了。當此之時，明帝束手無策，惟下有詔罪已，以告於天下。據懷錄，詔凡六百三十餘字，讀之極爲痛切，可錄可勸，特備載於後：

三月己亥（十一日），下詔罪已曰：朕守洪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虜寇並急，生民塗毒，靡有寧居。惟彼狡虜猶曰犬羊，非我族類，若流寇則分屬君臣，誼兼臣子，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兇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反以殺人爲仁，掠財爲義，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深可痛傷。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晉丘墟，豫楚腥穢，貽耻宗社，負咎黔黎，罪在朕躬，誰執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河，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

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益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皆朕之過也。吏民室如懸磬，田率汙萊，望烟屋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皆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千天地之和，下蓄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是大告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譽，匪設虛文，確循實事。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訓以息紛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征，以養民力。念用兵征勦，原非不得已，各省直撫按官，亟勅所屬所司，多方勸諭，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朦朧行征，及濫罰行政，致民不堪命，立行拿問面奏，請正其罪。其有流亡未歸，除盡豁還賦，仍加意安插賑恤，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真正公忠廉能才堪應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確覈推用，以彰使過。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者，便與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有能除逆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與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定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耻除兇，誰無公憤，懷列祖之厚澤，助底定之大功，思免厥愆，歷告朕意，宣佈遠近，咸使聞知。(卷十七葉十三)

此詔各書多有記載，大抵俱大同小異，不必備述。時闖賊亦假仁假義，到處大張僞榜，有『殺一人如殺吾父，淫一婦如淫吾母』語。又有『開門迎闖王，不當差，不納糧』語。都是些『言近而指遠』的宣傳品，最是深入民心的，比之詔書之言，似乎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明季朝廷之憤憤，說起來更有些『不可思議。』例如山西之盡陷，流賊檄文已傳至都下，據懷錄十七年二月乙丑(初六日)，科臣韓如愈猶云是訛傳，同時明帝聖旨則又云『都城守備有餘，』好像也大有所恃的樣子。聖旨全文如下：

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私發家眷出城，捕官即便叅拏正法。(卷十七葉五)

然考明帝本心，並不如此，明帝本心，其初頗有南遷之意，如同書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甲戌載：

鞏永固入朝，上詢時務。永固說上南遷，可得義兵數萬。上曰：義兵何易。永固曰：果如臣策，卽數十萬可致，若固守京師，玩敵已久，祇坐困無益也。不聽。

其後項煜于經筵中微言及之，上屢顧閣臣魏藻德，迄無一語，上聳身舒足仰歎，不終事而起。(卷十七葉六)

又同月丁亥：

賊信愈急，上召廷臣問計，左諭德李明睿密陳曰：在今惟有南遷，山東小路，二十日可至淮安。上問路費如何？對曰：是須內帑。上曰：內帑如洗，一毫無措。對曰：祖宗三百年積蓄，度不至是。上曰：其實無有。對曰：行至中途，賞賜不足，區處甚難，或諭戶部預先籌措。上曰：彼不可恃。對曰：事不宜緩，毋至臨渴掘井，明睿復前膝密陳，上首肯。蓋上之意實欲南遷，陳演泄泄，科臣光時亨露章諫阻，上不悅，召閣臣，獨捨演，演不安，求去，與蔣德璟俱罷，不敢出城。

都中人士云：時亨受闖賊密旨，爲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次年誅時亨于南京。

海運郎中沈廷揚，爰(懷錄作者崑山吳爰)之鄉人，上曾有密旨令治海舟，爰聞其事甚確。特耻于自發，欲廷臣力勸而後行之，衆議不同，反有諫者，是以愁憤思自殺，觀三月十八夜走齊化門，更可信矣。

毛甦曰：懿安皇后與周后，皆欲南行，周后嘗曰：南中我家裏甚可居，惜政府無有力持之者。(卷十七葉八)

又明季北略三月初三日條：

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寧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又初九日丁酉條：

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

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佈置，但出示沿街擺砲，扎營各衛衛口，更于城上懸簾，以待賊至而已。(卷二十葉三十九)

以上所引各條，假使其時朝廷能接受他們的意見，則將見南遷之後，明室不難中興的。且其中之建議者，如鞏永固范景文李邦華等，後來皆以身殉國，可見彼等當初所上的條陳，乃所以爲國而非以避死。獨是後世之儒者，對於此南遷之議，見仁見智，亦各有所見，姑舉明季北略爲例，如云：

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爲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卽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卽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卷二十葉三十六)

此條內關於所有批評南遷的意見，其是是非非，姑置不論。總之，善論事者，須究其始終以及其利害得失之所在，不可徒執一端之見，卽如明之南京和北京，其初原無輕重之分，反正都是國家的都城，反正都是皇帝所應往之地（正德下江南，卽駐於南京），比之春秋戰國的局面原自不同。列國之君，等於一個地方官，『輕棄其國，』也就等於輕棄地方的城池差不多。至若堂堂的皇帝，則與此絕異，皇帝以四海爲家，其一身實係『天下』之安危，焉往而不可（清代的皇帝還不是隨意的出巡，熱河且專設行宮，一住便是經年累月，當時也並沒有甚麼「輕棄其國」的議論），倘亦效匹夫之見而與一城一地爭存亡，則其結果也就等於大將之『輕戰損威。』縱以身殉，也功不掩罪。所以古人不死三敗之辱，其志卽在於雪耻。是大將有時猶可以不必死（不能雪耻的，又當別論），則是所謂『皇帝之尊』當然更要權衡輕重，能守則守，不能守不妨易地改圖，以建中興之業，以慰『天下』人民之望（沒得地方可以立足的，當然不能當俘虜，當然又應以死爲正）。所以甲申之變，我現在說一句老實話，就是說，所謂『崇禎之殉國，』也只怪崇禎自己沒有甚麼作用罷了。

此外，又如崇禎所說的『諸臣盡亡國之臣，』今大概言之，總因此輩小人，不識時務之故，所以當時不知誤了多少事體。此輩當賊信益急之日，全無擔當之心，直是

如同太平無事一般，因為他們早就預備了決計附賊，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說。明帝股肱之臣多如此，天下如何會太平。

再，南遷建議之外，更有科臣吳麟徵（後來死節最烈）一奏本，也很值得一說。例如宣大未失之前，吳氏以為賊禍已迫在燃眉，曾疏請不如放棄關外的寧遠一孤城，調吳三桂精兵入衛，時諸臣嘖嘖，未曾說着痛癢，惟吳氏此疏切要有用，惜乎朝廷又猶豫不決。據懷錄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庚辰，記廷臣浮議云：『廷臣恐後日上究棄封疆事罪大，不敢決，遂已。』（卷十七葉八）當決而不決，是為朝廷最大的弱點。弱點即『陰事，』凡此陰事，據明季北略說，賊無一不知：

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犴餽，飾為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資，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據此，則可見當時都中的大小官員，無非都是流賊的耳目。耳目如是之多，無怪乎明稿殘件說：『賊之探兵，確于兵之探賊。』又說：『見今我兵之大勢厚積于東，賊知之稔矣。』按，所謂『厚積于東，』即指吳三桂大兵駐防寧遠以禦清人之事。當時有此一枝兵，可惜明朝不知利用，不知移之關內以制賊，則是朝堂之失策可知。延至三月初六日，宣府告急，因關內無兵可調，於是又議寧遠兵，如明季北略記云：『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率兵入衛。』（卷二十葉三十）此寧遠撤退之舉，惜乎又為時太晚，因為寧遠的兵民，凡數十萬衆，區處尚須時日，吳三桂之兵，也不能奉調即行。由此一事，可見明帝優游之病，實自貽伊戚。及宣大既陷，賊兇謀更狡，乘勢長驅，於是乎昌平之破，居庸之降，又連續而至，如明季北略三月十二日賊破昌平條：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鐐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鐐遂拔刀以自刎。（卷二十葉四四）

又十五日陷居庸關條：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卷二十葉四五）

時去『煤山之禍』只數日，於是明帝更心慌意亂，密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再商南幸之計，據懷錄：

多爾袞入關始末

甲辰，上召考選諸臣問計，忽傳報昌平失守，上變色還宮。密召鞏永固商南幸。對曰：「前者賊尙遠，人情畏賊，扈從南遷者必多，今賊已逼，人心瓦解，誰能從行，臣不敢誤陛下也。」（卷十七葉十五）

此計既不行，明帝又別無妙策，結果只有仍倚重賊臣而已。賊臣即奸臣，如同書又載：

辛丑，上召廷臣問禦寇方略，皆不能對，上憤惋，斥兵部尚書張縉彥負國，縉頓首乞罪。（卷十七葉十四）

壬寅，起用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守城。化淳曾比魏忠賢，奏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卷十七葉十四）

天下事，『無巧不成話，』明朝的天下，大致都是壞於張姓人之手，張鳳翼（張鳳翼善奸相溫體仁，居中樞五載，賊勢之蔓延，即由于張鳳翼之朦蔽所致）已僨事於前，張縉又繼之而起，明朝可謂無人。所以明季野史相傳流賊檄文有云：

公侯皆食肉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豕，而作其耳目。

據此，則大臣太監輩正是『一邱之貉，』而明帝於此輩反托以腹心耳目之寄，結果欲求其不負國如何可能。如前面所引壬寅條又載：

化淳逆黨，久怨朝廷，乘危進身，以開門降賊。

又甲辰（三月十六日）條：

京官凡有公事，必長班傳單，以一紙列姓銜，單到，寫知字。兵部提塘官杭州衛某，是日遇一所識長班，急行。扣其故，于袖出所傳單，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約明日開門迎賊也，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卷十七葉十五）

此時滿朝文武大臣，大概總是受了白蓮教邪說的影響，以爲大明氣數已盡，李闖王當興，所以大家都相約從賊，好像都有些『只待闖王來，各自奔前程』之概。再由此論之，諸文武謀變已形，大司馬從賊已著，崇禎帝猶然只知『諸臣盡亡國之臣，』不知『諸臣盡從賊之臣，』傳諭諸臣助餉。此道聖旨，等於與虎謀皮，當無效果可言，不說別人，即以皇親周奎言之，也是一樣變了心，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肯爲的樣子，如明季北略載：

上按籍令勦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怫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家計稍乏，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兌，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現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之。（卷二十一葉四十一）

此即清人所嘗云『皇親太監輩家財何止數百萬』之類。家財如是之多，當必從培克而來，畢竟還爲流賊所拷掠以去，可爲貪得者之鑒。

除令大臣助餉之外，一面明帝又特令兵部尚書張縉彥『速調兵勤王。』並召對文武諸大臣，相向泣下。當時閣臣魏藻德又爲朦蔽之言曰：『大司馬四周調發，兵餉皆足。』（懷錄卷十七葉十六）此魏藻德後來亦爲從賊之臣，其所謂『四周調發』云者，也不是說官兵，正是說李自成調發大賊包圍京城四周之事。崇禎中，皇城凡被包圍兩次，第一次爲崇禎二年金人之突逼京畿，其時城外只因有一袁崇煥力戰却敵，故得安全無事。至是明帝則因『衆叛親離』差不多如同孤立，城外既無袁督師其人，城內又更有許多『臣盡從賊之臣，』於是乎煤山之禍也就成了一個終天之恨了。

二、吳三桂之乞師

吳三桂乞師的動機，當初並非全由於畏懼李自成的聲勢浩大而乞師，總因多爾袞牧馬關下，也不懷好意，朝鮮金瑬等曾經馳啓於國王，有『九王將乘虛直擣』之說。時吳三桂既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號召於『天下，』爲三桂計，當然只有掉首東向而與多爾袞合作，一則可釋後顧之憂，一則又很可以挾清兵的聲勢期收一戰而勝的全功。如張怡謨聞續筆載李自成率兵追吳三桂條有云：

桂念腹背受敵，勢不得全，乃與清師約云：從吾言，並力擊賊，吾取北京歸汝，不從吾言，等死耳，請決一戰。問所欲，曰：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

多爾袞入關始末

宮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爲界，通南北好。清師許之，鑽刀說誓，而以兵若干助桂擊賊。

吳三桂乞師之書，據順治元年實錄稿，以四月十五日壬申至多爾袞軍前：

壬申，睿親王軍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自山海關來致書曰：三桂初蒙我先帝提拔，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法，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義，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關，以彼狗偷烏合之衆，其何能成，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也，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矣。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光武文公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獨力難成，特泣血求助者，以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禍，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弱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宣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所有，此又大利也。王以出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長驅直入，三桂率其所屬，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闈，示大義于中國，則我國之報北朝者，豈但財帛，將裂地而與之不虛矣。王得書，即遣學士詹巴李袞往錦州諭烏金超哈，令齎紅砲向山海關進發。

同書十六日癸酉，睿親王軍次西拉塔拉，復吳三桂書曰：

向欲與明修好，各處致書，明君臣不念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故三次統兵肆其擄掠者，實欲挾使必從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故一聞流賊滅明，不勝髮指，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得平西伯遣使致書之由，深爲喜悅，急統兵前進。夫平西伯思報主恩，而流寇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雖向鎮守遼東，

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尙復懷疑。古者管仲射桓公，後桓公用爲仲父，以成霸業，伯若率衆來歸，必裂地分封，晉爲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永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至一應官員，若來歸附，則亦榮以功名，恩養不絕，其軍民降者，秋毫無犯，安堵如故。

越四日丁丑，卽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時睿親王軍屯連山，據實錄稿又載吳三桂第二次復遣郭雲龍孫文煥來致書曰：

觀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遠播，其所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卽選銳卒往山海以西要處，設計誘賊。今賊親率羣黨屯于永平，環如蟻聚，是其自蹈于陷阱中，而天意從可知矣。三桂欲相機勦滅，已出精兵勇將，速整虎旅，直抵山海，首尾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傳檄而自定也。又仁義之師，首重撫民，所發檄文，諒期必信，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更何事不成哉？王得書，卽拔營連夜起行，過寧遠，宿于沙河。

又二十二日己卯，記多爾袞大兵入關情形云：

己卯，軍抵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迎。王大喜，設儀仗，奏軍中樂，同向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以禮謁王。王以三桂部下皆漢人，與敵無辨，恐致誤殺，令各以白布繫肩爲號，前導，遂同入關。

同日又載多爾袞更有出師的告示，亦附錄於後，以資參考。

諭各處官民，此番出師，原欲甦爾民命，滅流寇而定天下，非如從前擄掠。爾等勿畏我軍，商者商，農者農，各安堵如故。更與諸將誓，若入漢境，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

以上所引實錄稿記事，俱山海關決戰前夕的情形，其中尙含有若干極端複雜的內容，應特別揭明如下：

（一）吳三桂之乞師，全是爲身家着想，並非爲明室，如後來之鏟除明宗，爲清人屠殺中原的同胞，可以洞見其心肝。

（二）多爾袞之出師，也不是仗義之舉，只是利用吳三桂向彼請兵的機會，放棄了勾結李自成的辦法而堂堂正正的自稱爲『義師，』與吳三桂『併力西向』以收中原而

多爾袞入關始末

已。其致三桂書雖以『破釜沉舟，誓必滅賊』等語爲號召，然所謂滅賊者，蓋卽於滅賊之後，而更乘機以滅明朝。或者不能滅賊卽進而勾賊，亦勢所必至。如後來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父子之得官與保全，便是一實證，見丙編葉六一八順治四年八月十九日吏科給事中杭齊蘇題本。

(三)清人從來『惟以搶掠爲生，』其與李自成張獻忠實相等夷。茲多爾袞所出的告示，只因吳三桂開關迎降，龍袍上身，便改頭換面，而曰『非如從前擄掠。』乃知龍袍，正是演劇的行頭。

(四)多爾袞的告示，多爾袞自己並不能爲之，據同書，原來還是出于漢人洪承疇之手。蓋多爾袞之行，洪承疇亦與之同來，在多爾袞軍中替他運籌一切。多爾袞嘗以軍事諮于洪承疇，於是洪承疇卽教之曰：『爲今之計，宜先遣官宣王令，此行特掃除亂逆，勦滅流寇，漢兵若抗者亦必誅。毋屠人民，毋焚廬舍，毋掠財物，如是則遠近告說，聞聲而服矣。……布告各府州縣，法在必信，此要務也。』此所云『聞聲而服，』最是實情，如朝鮮仁祖實錄（簡稱仁錄）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條：『上問文學李穡曰……入關之後，九王措畫，可以成大事耶？對曰：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卷四五葉四四）考多爾袞之所以必以軍事諮于洪承疇者，總因當初清太宗之留養洪承疇而不殺，卽大有深意，蓋當承疇向清太宗屈膝之日，太宗曾大宴作樂，其時清國君臣間之問答，旣曰『究竟欲何爲乎？』又曰『欲得中原耳。』由『欲得中原』的期望，於是太宗更作談諧的口氣，以得一洪承疇如得一鄉導，如語諸將（多爾袞亦包括在內）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太宗旣爲此言，則是清初諸將之無能（松錦之役，多爾袞三弟兄都是洪承疇手下的敗將），可由此知之。所以多爾袞山海關之獲捷，以及後來之統一中國，其最大的原因，惟賴一洪承疇爲之『引路』而已。

(五)閱吳三桂與多爾袞往來書札，須再閱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多爾袞致李自成『併圖中原』一書稿，以及王氏東華錄（簡稱王錄）順治元年三月甲辰關於準備『大舉進討』（卽清人所常說的，去搶西邊）的記事，則所謂山海關大戰的內幕，才可以一覽了然的。

三、山海關戰役的真相

多爾袞與李自成山海關之戰，據明史流賊傳，乃四月二十二日事，一戰摧之。姑

先摘錄於左，然後再詳細說明。

初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覘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率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萬，陣於關內，自北山亘海，我兵對賊置陣。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躍，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挾太子登高岡觀戰，知爲我兵，急策馬下岡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奔還京師。

李自成之敗，是年五月初七日甲午，多爾袞曾頒捷書於朝鮮，如仁錄卷四五葉二八載：

清國付勅書于譯官之出來者有曰：四月十三日，有明總兵官吳三桂差副將楊新遊擊柯遇隆至軍請降。言流賊已尅北京，崇禎皇帝及后俱自縊，賊酋李志誠三月二十三日卽位稱帝，國號大順，建元永昌，屢差人招吳總兵，吳總兵不從，率家屬及寧遠兵民堅守山海關，欲附清國，以報故主之仇云。九王答書付來官，許以裂土封王，遂兼程前進，二十一日至山海。賊酋李志誠領馬步兵二十餘萬，執崇禎太子朱慈照，並其第二第四子，及太原府晉王潞安府藩王西安府秦王平涼府韓王，又有西德王襄陵王山陰王，及吳三桂之父吳襄於陣前，欲降三桂，三桂不降。賊恐奔投我國，差僞總兵官唐通率兵數百，從一片石出，要截其路，是晚遇我前鋒，殺死百餘，唐通夜遁入關。次日，吳三桂開關出降，我兵入關，正值賊兵陣於關前。北至山，南至海，時值大風，塵土飛揚，對馬不相識，而賊兵多近海，九王向海迎敵，吳總兵隨右側布陣，進兵，大風卽止，不意直抵賊營，敗其兵，追殺四十餘里，橫屍遍野，晉王被我所獲。今大兵帶神威大將軍砲，及吳總兵馬步兵前驅北京。故諭。

以上兩條，俱出於清人之口，因與糾謬有關，姑漫引之而已。以下再將朝鮮世子從臣之日記及報告，亦錄其一二，以見當初戰況之一斑。如瀋館錄卷七葉十三載：

(四月二十二日) 平明，清兵進迫關門五里許，烟塵下，砲聲大發。俄而吳三桂率諸將十數員，甲數百騎，出城迎降。九王受拜降禮於陣中，進兵城中數里許，下馬而坐。漢人清人頻數往來，清兵左右陣，一時馳入。關門豎白旗於城上，然後九王繼而入關，蓋吳將與流賊交兵而出城矣。兩陣酣戰于城內數里許廟堂前，飛丸亂射于城門，世子依城底菜圃牆壁而坐，九王所駐處纔隔五六家矣。九王請世子，世子卽就入見，坐未定，九王便起上馬曰：世子亦當隨往戰所。世子不得已，勉隨行，躬擐甲冑，立于矢石之所，禁軍披甲者只四五人，其餘陪從之人，皆戰服而已。炮聲如雷，矢集如雨，清兵三吹角，三吶喊，一時衝突賊陣，發矢數三巡後，劍光閃爍。是時，風勢大作，一陣黃埃，自近而遠，始知賊兵之敗北也。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尸相枕，彌滿大野。賊騎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東海口，盡爲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初更，九王還陣于關門五里許戰場近處，世子隨還陣外止宿。

又仁錄二十二年五月甲午條：

文學士李穰馳啓曰：世子之行，自發瀋陽，連日作行。十五日早發，隨至山海關。總兵官吳三桂遣將官二人請於九王曰：皇城爲流賊所陷，皇帝自縊，后妃以下皆自焚，關內諸城皆見陷，惟山海關獨見存，朝暮且急，約與貴國致討云。二十日，又錦州城西止宿，漢人又來告急，清兵遂急馳。二十二日朝，進迫關門，吳將率諸將出城納降，開門迎入，則漢人已與賊兵接戰於關內數里許大野中，清兵直衝賊陣，一食之頃，僵屍蔽野，賊皆奔北，追殺於海口，至夜還陣關內五里許。二十三日朝，行軍直向北京云。世子則常在九王陣中，交兵之際，亦不得出陣。

讀朝鮮記事，如讀李華『弔古戰場文，』所云『一食之頃戰場空虛，』又云『一食之頃僵屍蔽野，』形容李自成之敗，只此二句足以盡之，『轉眼興亡，真一局棋耳。』此一興亡，是爲明季『虜寇交訖』的結局，而多爾袞與李自成之別，真所謂天堂地獄『其間不能以寸』而已。然而問題又來了，卽朝鮮記事內所有稱述多爾袞大捷之狀是已，因爲李穰的馳啓最後曾經特別加以說明云：『世子則常在九王陣中，交兵之際，亦不得出陣。』據此，可見瀋館錄中四月二十二日之日記，以及李穰之報告大捷，其

來源當然亦係得之於清人之口，參多爾袞頒捷之勅書，也並無多大的出入。實則當初山海關之戰，非身歷陣前參加血戰者不能說明其真相，若只據時人記時事之成例，以爲可採可信，則其結果往往不免有『一字之差，相去千里』之異。茲因整理內閣大庫殘餘檔案，查出順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山海衛儒學訓導署教授臣郭應龍，爲『草茅微績，遵詔冒陳，仰祈聖鑒，以廣皇仁，以彰激勸事』一奏本（簡稱郭奏），另外又有北京大學藏順治元年八月山海關統領鄉勇都司臧國詔吳自得解國本爲『關門血戰，效順獨先，祈敕優敘，以彰盛典，以信恩綸事』一啓本（簡稱臧啓），總此兩本，合而觀之，才知道前說都有些含混不明，蓋當四月二十二日之前一日，即四月二十一日辰時，吳三桂的部隊即已與李自成鏖戰終日，凡連殺數十餘陣，是日戰，有『斬獲賊級無數』之報，又有『大獲奇捷』之報。凡此『奇捷』與『斬級無數』俱吳三桂獨力血戰之功，初與多爾袞無關，詳瀋館錄記四月二十一日多爾袞行軍之狀，可以爲證。

是日黎明行軍，至四十里許，少駐即發，我行員役或饑，過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至關外十五里許，日已昏黑，屯兵不進，一晝夜之間，行二百里矣。（卷七葉十二）

此晝夜兼程之事，參順治實錄稿元年四月庚午條，亦係由于洪承疇之指揮，不可不知。然卒因四月二十一日趕至關外十五里許時，『日已昏黑，』兼且人饑馬乏，不能鼓勇更前，於是乎只好『屯兵不進。』而是日吳三桂在關內之血戰終日，大敗賊衆，多爾袞不但無關，而且似乎更有些毫無所聞的樣子。據此，則檔案內發見之文件，其在明清史上實爲一極端重要的文獻，不可不備錄於後，以資研究明季流寇史事者之參考。

（一）臧啓：

慨自流賊橫肆，慘及神人，臣等仰仗天威，並蒙吳王牌委練兵剿賊，破格陞授。即會同贊畫宋元善等盡將鄉勇傳赴教場，誓師插血，嚴緝奸宄。先後擒獲奸細張有起張五，俱轉解吳王梟示祭旗訖。臣等奮勇捐軀，協同佟副將列營排陣，自龍王廟起，至譚家頗羅止，分撥中營參謀寧弘猷千總侯天祿把總吳成功任進忠左營參謀冷如蘭千總李通把總張存仁張得盛右營參謀童宗聖千總李本植把總馬成功陳得功督陣廩生孔啓秀張大道趙廷臣等十六名，統集鄉勇三萬餘

人，隨吳王官兵協力夾剿。臣等身作前鋒，與賊死戰，自辰至酉，連殺數十餘陣，斬獲賊級無數。賊復突衝佟副將營內，臣等領兵進襲，大獲奇捷。恭逢殿下親提義旅，立掃狂氛，臣等欣迎駕至，踴躍投誠，欽奉令旨，歸順官生加陞一級，敬此敬遵。伏念戡亂剿賊，論功關門爲首，堵禦血戰，臣等拚命當前，又因巡緝餘黨，不敢擅離地方，仰觀聖明有功必錄，是以披瀝上陳，伏乞殿下俯鑒。臣等剿賊血戰，歸順尤先，敕下該部，從優陞敘，則錄功信賞，炳如日星，而趨事竭忠，風動寰宇矣。爲此具本，謹啓以聞。

硃批：歸順各官，已有旨通候彙敘。兵部知道。

(二)郭奏：

恭惟我□上義師掃賊，救民水火，臣等得沐□化，不勝慶幸，又復何功可言。近讀恩詔內一欵，一大兵入關以來，文武官紳，倡先慕義，殺賊有功，以城池歸順者，該部通行查敘，具奏定奪。當入關時，蒙諭關門首順官生，功爲第一，又奉令旨，凡歸順官生，各加一級，間有軍功，不次優擢。大哉王言，炳如日星。切思關門兵單餉匱之時，逆闖逼犯，充斥郊原，彼時山海撫部鎮道一臣俱缺，臣以訓導，業蒙平西王憲委，公同統練，督率生員趙雲翰孫貽英趙雲翔張瑞揚王應庚于騰蛟郭允中孟曰吉劉廣志余一貫張承胤林沂呂調元等，輸助糧餉七千八百五十餘兩，稽察戰馬一百二十餘匹。於四月二十一日，逆賊蜂至關門，諸生糾率鄉勇數萬，前赴西河割營助敵，自辰至酉，鏖戰□□□□，以致生員李松譚有養劉以禎等戰沒賊營，高□□□傷陣前。於二十二日，幸王師雲集，諸生率衆迎駕，仰賴□威一鼓撲滅。茲諸生之微績，實係倡義殺賊，開國首順，皆皇上所洞鑒者也。今諸生不敢自敘，臣本職微，曷敢濫徇，但堵禦剿賊，朝夕共事，雖績非顯著，而忠義之血誠，實超閭閻之士。除申報平西王外，謹遵詔冒昧上陳，伏乞皇上俯念微功，大彰激勸，庶□恩廣被於疆場，而天下咸思歸順之誠矣。

硃批：郭應龍以教官妄奏敘功，不准行。該部知道。

由上一啓一奏，現在有兩個解釋：

(一)臧啓雖多稱述功績，但於日期一項則毫不涉及，其言敗賊情節，似乎很有些是

『仰仗天威』的意思。此一啓本，以當時章奏的體例言之，可謂最爲得體，即『功歸朝廷』而已。如云：『統率鄉兵三萬餘，隨吳王……與賊死戰，自辰至酉……大獲奇捷。恭逢殿下親提義旅，立掃狂氛。』再考之前面所引明史大致亦正相彷彿：『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萬陣於關內……我兵對賊置陣，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陣右突出……賊衆大敗。』兩兩相較，都是些含混不明之辭。據此，則前項啓本，當然亦爲多爾袞所樂聞，所以硃批內特許令『通候彙敘，』以錄其功。

(二)郭奏所言，則全爲書生之見，據日直書，揆之臧啓，大不相侔。書：『四月二十一日，逆賊蜂至關門……諸生糾率鄉勇數萬……自辰至酉，鏖戰……。』又書：『二十二日，幸王師雲集，諸生率衆迎駕，仰□天威，一鼓撲滅。』由此書法，可以看出山海關之戰，尤其是四月二十一日之戰，即清人尙未合戰之日，有關上數萬鄉勇之衆，以及吳三桂所率關寧的精兵，亦足以制賊。再由此推之，則四月二十二日之役，多爾袞即不出一兵，似亦不足爲輕重。總因李自成山海關之役，當未出師之前，『敗形已著，』軍心已呈動搖之象，動搖而至於『皆泣下，』(懷錄)則其動搖之大可知。何況吳三桂事先又更有制勝之策，如『夷灶塞井』使流賊無所得食，『困敵殊甚，』(懷錄)即其一例。據此，則李自成之必敗，已成必然之勢，也不消細說。特是其時之大勢，關內外實同時並急，而多爾袞之『乘虛直擣』更是勢所必至，真所謂『東呼西應，』『請亦來，不請亦來。』(參王錄順治元年三月甲辰「大舉進討」條)吳三桂於此，自然也很大傷腦筋，『顧東不能顧西，禦賊不能禦虜。』於是乎世所稱之『吳三桂請清兵』也就在這種委曲求全情形之下而實現了。凡此委曲，可以說，全是由於『郭奏』所發明，而所謂山海關戰役的真相也就可以從此大白於天下後世了。因爲如此，則當初多爾袞對於『郭奏』之深惡痛恨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硃批內不准旌其功，且加以申斥曰：『郭應龍以教官妄奏敘功，不准行。』其實郭奏非妄，只不該說實話，特別提出『四月二十一日』之戰役而已。

此外又有『功成身退』者，據懷錄卷十八葉九記吳三桂與流賊死鬪條，亦舉例如後：

時有副總兵胡太乙者，吳襄之結盟兄弟，三桂常稱爲伯父。山海永平之勝，半出其力，不欲顯名，盡以功歸三桂，三桂歲奉銀六百兩。又以貧告，三桂畀之

二十萬，老死于家。

自來有心于世者，往往隱遁山林，胡太乙『不欲顯名，盡以功歸三桂，』可以『明季逸民』四字稱之。凡此逸民，以及『臧啓』『郭奏』內許許多多力戰而死之士，其在明季時，俱爲朝廷所素不識面之人，結果他們當國家多難之日，反能替國家出死力盡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義務。總此盡義務之事，例子也很多，即如從前崇禎皇帝勸諸大臣捐輸助國之日，諸大臣應命者反寥寥，反有些觀望不前『漠不關心』的樣子。後來還是一班無名的小民忠義激發，『當仁不讓，』傾其所有以輸于國家，據懷錄卷十七葉十六：如『厚載門外小民捐銀三百兩，』如『一老人舉平生所積銀四百兩輸戶部，』皆是。又如當李自成入京之日，諸文武大臣都爭先恐後以迎降，惟獨有些布衣之士反以屈膝于賊爲恥，據同書卷十七葉十八：『布衣湯文瓊書其衣襟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遂自殺。』此又義民『爲國死難』之一例。據此，可見崇禎之世，中國並非無人，有人而當時朝廷不能用，實際乃與無人同。但一聞李自成『犯闕弑君』罪惡滔天，則又有人出頭了，大家又都奮袂而起了，如山海關之鄉勇，一呼而集者便達三萬餘人，可見義民之衆。凡此義民，他們沒別的，他們只爲要想抓住機會以報效國家，沒想到此一機會又爲多爾袞所掠奪以去，於是殺賊的義士，如胡太乙之類，也就失去了建功立業之一好機會。讀史者至此，真可以說，山海關之戰，並非如清人所云，『滿兵之強，天下無敵，』而只是由於一個吳三桂無端的成就了一個多爾袞而已。

四、李自成之敗亡

甲申之役，多爾袞之掃除流賊，據攝政王日記，不啻如摧枯拉朽，有『本朝大兵平流賊甚易』之說。但如後來順治之用兵南疆，竭其全力而不能應付一李定國，使非洪承疇之效忠新朝以亡南明，則明清成敗之數正未可知。此李定國之外，據殘餘檔案，清兵又嘗有敗於流賊小袁銀之事，如崇禎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即壬午虜變之役）清人在海州地方與小袁銀兵之連戰連敗，更是一確證。而此小袁銀之力戰，尤足使清人爲之膽寒，就是說，小袁銀的兵礮打箭射刀砍三者一齊來，殺得清人不但遇強則遁，而且還更花費了許多銀子向小袁銀乞饒買命（甲編葉九五五）。此一戰役，如果寫在清初的

開國方略上，當然又是清人最大的醜事了。由此類推，則是多爾袞所說的『本朝大兵平流賊甚易，』自然又別有原因，自然又不外包括許多的漢兵而言了。而這些漢兵的平賊，說起來又正是可恨之事，例如吳三桂之一軍，素稱關上勁旅，昔日明帝未嘗用之以制賊，及國破身亡之後，此關上勁旅，反為清人始終所利用，據仁錄卷四五葉三十，多爾袞之乘勢直下，即係得力於吳三桂為之前驅：

世子遣禁軍洪繼立以手書馳啓曰：九王以下諸陣，大破流賊之後，已得破竹之勢，而且吳三桂先移文帖于前路州縣，使皆迎降。

吳三桂之外，更有許多『媚寇辱國』之武臣，言之尤為可恨。蓋此輩始則從賊以傾明室，及多爾袞入關後，又皆相率脫離賊籍而投順清人，且亦以『誅滅流賊，為故君報仇』作為傾心歸誠的藉口，如大同總兵姜瓖、定西侯唐通、鳳翔總兵董學禮等，不一而足。此輩生平最是反覆無常，心中只常以『富貴』二字為前提，等於後來之孫可望，順治元年七月二十日，工科給事中朱鼎藩有一啓本，敘述明季武臣窮兇極惡之狀，即係指總兵姜瓖等而言。其啓本有云：

今鎮帥每言，新制迥異往昔，總兵位敵諸王，脅令監司以下皆行屬禮。

又云：

今日窮兇恣妄之武臣，即明季媚寇辱國之武臣，以之靖寇偏怯，以之侵民偏猛，民殘轉相為寇，寇熾民生日蹙。

天生此輩，是明朝大啓殺運之機，如依清人言，當日：『良有天意。』或者又該曰：『恰似天使他們成就一個大清帝國。』因為多爾袞之掃除流賊，即係由于此輩同心協力效命新朝之所致，清實錄於此，則皆埋沒而不書，但只歸功多爾袞以及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二王俱多爾袞同母弟兄）等之『所向無敵。』其實多爾袞弟兄當初何嘗能與明人敵，參攝政王日記（二年）閏六月十二日條，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洪承疇一文，均足以看出清初諸將領之生平，這裏也不用細表。現在只說一說效命清朝之武臣，俾得了解多爾袞之所以能够消滅流賊之故。

（一）姜瓖 順治元年七月十六日，掛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等處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姜瓖塘報：

據分守冀北道李惟讓報稱：為接報闖寇情形事，本月十三日，據朔州城守備姚

印業報稱：據材官郭虎稟報：探得南爲鎮發牌二面，一面爲曉諭事內稱：今報長安二府由綏德漢中高趙從西河驛過河，統領夷漢番回馬步兵丁三十萬，權將軍劉統兵十萬過河，從平陽北上。又報：皇上統領大兵三百五十萬，七月初二日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來，先恢剿寧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等語。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看得逆闖遁誅，南賊宵遁，不思天亡可待，駭隊不遑，輒敢盤踞忻州太原等處，疊遣僞牌，妄圖復逞，此雖虛聲恐喝，伎倆自當立窮，而在我之嚴加防守，力爲進剿，固不可一日緩也。除將僞牌打毀外，一面嚴飭各該地方愔加固守，一面遣發副將王鉞王進朝等統領馬步官丁，直抵忻口一帶，相應擒剿。（甲編葉七十三）

又八月初六日啓本云：

賊氛未滅，偃武無期，誠不知何策以處此矣。言念及此，寢食俱廢，憂心如焚，伏乞廟堂之上，內外合籌，邊腹並重，蚤定兵食之大計，默消呼籲之隱憂，封疆幸甚，軍民幸甚。（甲編葉七十六）

（二）唐通 順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原任欽封定西伯唐通奏本：

今臣身既歸順皇上，死而不返，大丈夫之所爲耳。臣雖係武夫，頗有血氣，斷不作二心人也。今將臣始末心跡，作一祭文，差官叩於先皇陵前，告知臣一點忠心，卽九泉之下，亦當瞑目矣。

若皇上旦夕發兵，令能將統領繇偏關從河保營過河，與臣在黃甫川會兵，臣兵引道，先取榆林一帶，延綏一復，陝西全省可定矣。

又二年正月十五日到，新封定西侯唐通稟：

老恩師洪……臺座前：竊念門通智無一得，勇乏兼人，謬荷聖明優寵，老恩師破格栽培，真千載異數，頂戴何勝。惟有矢此赤心，竭此痴忠，仰報朝廷，並報老恩師之鴻恩於萬一耳。（甲編葉九九）

又二年五月初八日，定西侯鎮守保德州等處地方充總兵官臣唐通啓本云：

爲查□年冬底大兵自保德過河……至河保營唐家會下營，黃甫川清水營木瓜園孤山鎮□永興神木大柏油柏林堡葭州，皆臣勦撫之微功也。

本年正月初五日，臣自綏德赴雙山，與賊寫戰書一紙，將一切利害與賊高一功說明，要戰，即約定日期即來交戰，如不戰，領兵困城，正月十二日，差炭窩上百姓投書，十四日未時，賊走榆林。

陝西州縣，臣處處盡心，不敢稍懈，白廣恩等望風投順者，皆王上封臣定西侯之恩，諸將感激王上破格用人，可以不戰而建太平矣。……今臣同刑部左侍郎臣孟喬芳同心戮力，勦撫西秦，設計再圖張獻忠等，恨不得壹日一統，以報王上。

(三)董學禮 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鳳翔總兵董學禮揭帖：

爲備述微臣投誠效命始末苦衷，仰懇聖鑒，並陳謝悃事。職在明朝原任寧夏花馬池副總兵，闖賊破關入陝，尋陷燕京，職力不能爭，勉受僞職，將圖待時報復。及天兵收復懷慶，職時守郭家灘，於順治元年八月初二日，就葉清王等固山傾心歸順。……十一月內，奉豫王令旨，調赴隨營，十二月十五日，征進關陝。職奉本王令旨，爲大兵前探，仰藉天威，破關入省，逆闖敗遁。又職差中軍叅將王元等，招降巡撫黎玉田總兵馬科副將馬德高汝利石國璽叅將馬寧武大定等明朝兵將一萬有奇，又招漢南副將胡向化土兵一萬餘。職移書奉王令旨，召回固原總兵白光（廣）恩蘭州總兵鄭嘉棟甘州總兵左勤副將謝禎等，素與職相知，駐劄在省，陝省大勢已定。

此處於明季武臣，所以縷述如是者，蓋欲彙輯此輩行事爲一書，刊而行之，名曰明季叛臣錄。錄中最奇者，有所謂『老恩師洪』云者，頗可資談助。洪即洪承疇，洪承疇一生事蹟，考之此類之叛臣，正可合作一傳。所以明清之際，清國沒打緊，最可畏者即爲當初之漢奸，如丙編葉一四載金國汗勅諭巡撫白養粹等稿云：

其南朝事體，小民情節，朕未必曲盡詳知，雖用言撫慰，民心半信半疑，卿等當爲朕用心撫字，宣朕至意，上者下之倡，民惟觀卿等何如耳。卿等宜念休戚相關，不以暫苦爲苦，以日後有福爲念。

據此，是知當初之清太宗對於明朝事體及小民情節猶云『朕未必曲盡詳知，』則多爾袞又非太宗之比（太宗嘗指多爾袞等爲瞽目，見禮親王昭穆亨雜錄卷一葉二），其不能詳知之處，更可想而知。所以多爾袞於此，不得不利用洪承疇，其借重洪承疇之處，或當引昔日

太宗之言曰：『上者下之倡，民惟觀卿等何如耳。』至於洪承疇自屈膝清人之後，其在清國之地位，當然亦以『休戚相關』四字爲念，惟其如此，故洪承疇當入關之日，即專以解散賊黨以孤賊勢爲己任，如唐通之具稟投誠自述勦撫之功，如董學禮（崇禎中，洪承疇任三邊總督時，董學禮即隸其部下）關於陝省大勢已定一揭帖，說起來都與洪承疇的線索有關，都是『惟老恩師之馬首是瞻。』（吳三桂於洪承疇，亦同此情形）而李自成之一敗再敗一直敗到底，原因即在於此。凡此情節，與當初平定流賊的史事俱關係重大，同時又爲清人所不言，故特附此一說，以見李自成之所以奔潰之故。

再，陝省大勢之平定，平定者，雖止一隅之地，然正因此一隅之地，足以決定李自成之命運，因爲自成固嘗云：『陝故鄉，十燕京不與易也。』茲故鄉亦不能立足，則在當初所有得失之大，孰有過於此者。於是乎清人之乘勝直追，也就成了一個自然而然的趨勢，檔案內，有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河道總督楊方興一塘報，即爲報告大兵追趕李闖之事。其辭云：

爲塘報事……據河南鎮守歸德總兵孔希貴塘報……內稱：四月初十日至南陽府，聞王爺（英王阿濟格）統大兵將闖逆追至湖廣承天府，三月二十六日打仗，將闖逆殺敗，老營趕散，擒獲大頭目一名，名雙喜，係闖逆乾子。八王爺仍將闖逆所擄河南百姓，俱發回本處。等情。

此時之李自成，只因大勢已摧，所以百戰百敗，其逃至湖廣承天府之日，更隨到隨敗，即欲稍事喘息也勢不可能了。又按，李自成承天府之敗，塘報作三月二十六日，及檢懷錄，則爲二月二十一日戊寅。由此觀之，可知前人之書縱極善盡，然一經檔案之校對，則又如『字經之寫烏焉成馬』之類，愈傳愈訛，檔案即直接史料，所以研究已往之歷史必以直接史料爲貴者，其說即在此。

又三月二十六日之戰，是爲李自成最後之一戰，繼此之後，據懷錄附錄『甲申剩事』葉五順治二年四月條，便該是李自成碎首而死之事。自成之死，其時傳說有二，一云爲村民所擊死，一云死于鄉團亂刃之下，總之，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烟，究竟真相也不得而知，姑據野史附錄於後，以見李自成之結果總歸不得其死而已。

闖賊欲東下發兵……庚辰至蒲圻，沿途殺掠，闖賊令嚴，軍行不敢反顧。通城有九宮山，又名羅公山，上有真武廟，闖賊自以二十騎殿，過山下，止從騎，

獨身登山，見像下拜，若爲物所擊，久不能起。村民方賽神，疑爲盜，擊以錘，首碎，搜之，見裏衣非常，又有金印，大駭散走。從騎待久，登山求之，已死，殺近山居民。

督師何騰蛟疏于福建則曰：臣料闖賊見左（良玉）兵東去，勢必窺楚（原注：闖之死在乙酉，卽以此語爲斷，有紀闖死丙戌者，非也），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團待勦。闖賊困于雨者踰月，住武昌二日，拔營而起，欲據湖廣，而伏兵四起，死于亂刃之下。其徒追呼李雙喜曰：李萬歲爲鄉兵所殺。賊皆哭，登山覓屍，已踐爲血糜。臣撫其餘黨郝搖旗于湘陰袁宗第蘭養成于長沙王進才于新墻云。

闖賊死後，田見秀以其兵走岳州，進才故革賊之黨，既反正復叛，與見秀合，屯于荊州草坪。李過亦至，賊中素尊事之，立爲主，見秀得闖賊所遺明璽以獻，請稱帝，不敢當。合得騎兵三萬，步兵六七萬，攻荊州，清將鄭四維固守，貝勒兵至，擊破之，殺劉芳亮，兵死者萬數，李過奔西山，見秀奔當陽。

何騰蛟疏內的小注，所謂『闖死在乙酉，』乙酉爲五月初四日。如再說一句，便該說，李自成死于順治二年之五月初四日，然否？姑不論。茲所討論者，則爲騰蛟疏中又載有『李雙喜』三字之稱，此與前面楊方興塘報內所云之『雙喜』當是一人。但可異者，彼是承天事，此是通城事，彼是三月二十六日事，此是五月初四日事，彼是李自成生前事，此是李自成死後事，彼是當陣擒獲事，此是其徒追呼事，凡此諸點，亦可見史之問題無論大小，只須加以質證和研究，則所謂是是非非不難有過水落石出的。

又何騰蛟收撫自成之餘黨，除郝搖旗等之外，尙有一批，亦據同書六月己卯（二十八日）條錄如下：

……李過高必正以其黨走長坂……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招之，賊許騰蛟至乃降。騰蛟急往，賊帥驚喜，下拜，一時驟增兵數萬。時唐王自立于福建，改元隆武，以騰蛟爲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賜李過名赤心，封興國侯，封高氏忠義夫人，高必正等封伯，諸降將皆授總兵官。俄糧乏，袁宗第等解散，郝永忠王進才猶從騰蛟。

同時清人亦遣使分途招撫自成部隊，以爲除滅南明之用。其招撫之數比何騰蛟所撫者更大，據順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八省總督軍門佟代殘揭帖，共招過侯四員，伯二員，總兵二員，官兵二十二萬四千零五十員名。其詳情如下：

一、六月初十日，差官吳天榮招總兵馬進忠王允成，至七月二十日，二鎮帶領馬步兵五千至武昌，職委馬進忠鎮守荊州，王允成鎮守岳州。

一、十三日，招得李自成下副將王復遠兵八千。

一、七月初九日，進武昌，即日差都司王自成持書並告示，招光山伯劉體純，報馬步官兵三萬，磁侯劉芳亮，報馬步官兵一萬，義侯張鼎，係李自成乾兒子，總兵郝搖旗，報馬步官兵四萬，總兵劉體統，報馬步官兵二萬。

一、初十日，差官王自成招副將王進才牛萬才……八月初五日，副將王進才帶領叅將十員，遊擊三十一員，都司四十四員，守備五十三員，千總十六員，馬步共七萬六千名，隨加該副將總兵劄付，賞貂鼠皮襖一件，袍一件，銀二十四兩。牛萬才帶領叅將七員，遊擊一員，都司五員，守備五員，馬步兵四千二百五十名，隨加該副將總兵劄付，賞貂鼠皮襖一件，袍一件，銀二十四兩。

一、八月十四日，招李自成下澤侯田見秀，報馬步兵七千，太平伯吳汝義，報馬步兵二萬。

一、十七日，差官王成招李自成下綿侯袁宗第，報馬步兵三千，差叅將任吉祥投順，職加以副將劄付，賞蟒袍一件，銀十兩，本侯與地方安插兵馬完日方求見。

當此之時，亦有不受清人招撫者，如殘件又云：

延安府敗下餘賊一隻虎，在荊州一帶，職差人持書招撫數次不順，已遣總兵張應祥賈三省郝效忠帶官兵二萬撫勦。

此處之一隻虎，即何騰蛟所撫之李過，隆武帝嘗賜以嘉名，曰『李赤心』，自是之後，李赤心『生爲南明人，死爲南明鬼』，應入南明忠烈傳，不可不記。除此之外，還有郝搖旗等之歷史，亦當表而出之，如殘揭內所報招撫人馬，雖列有『總兵郝搖旗』一欸，但此並非『傾心投誠』之比，『兵不厭詐』，只不過一時緩兵之計而已。因爲郝搖旗之乘機入據鄖陽茅麓山以與清人抗，凡二十餘年之久，至死不屈，即自此時

始，見王錄康熙三年八月己卯條。

又清人於自成死後，不但收其人，且更掠其財，如順治四年七月十八日到，江西巡按吳贊元揭帖：

順治二年八月內，奉總督佟養和示：照得我兵追殺闖逆，零星逃散，自襄抵九江，無處不有，比時賊寇狼狽，逃命不暇，所有拋棄金銀寶貝婦女騾馬衣物器械等項，皆為本地方居民檢拾。看得此物，我兵千辛萬苦，捨命追落，豈容漁人得利。合再曉諭，有居民檢拾流賊前項各物，據實報部，將所得之物，三分之內給賞得主一分，如隱匿潛藏，被人舉首，將隱匿之家，定行抄沒，其舉首之物，三分之內給賞舉首之人一分，如兩隣朦朧不報，一體連坐。出示曉諭。

此告示一則，是為清人變相之『擄掠，』而前日多爾袞所云『非如從前擄掠』之說，並非真不擄掠，只是多爾袞之貪心比前更大，其兩隻眼光以及全副的精神，惟在於李自成之財物而已。蓋當初洪承疇以制賊方略教多爾袞之時，曾如此言之，見順治實錄稿元年四月庚午條。流賊的財物，既為清人所得，而李自成至是可謂『人財兩空，』另外，自己又更賠了一條命。自成前後辛苦了數十年，結果也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據孫可望則云：『清享漁人之利。』那麼，是真有些值不得了。總而言之，流賊輩，本蠢蠢無知之徒，責之無益，今略識於此，以見其徒為異賊作驅除而已。